



# 一路中国印记:请把留在长安街的往事领回去

为遗落在自己手中的几千张失联老照片寻找主人。

吴晓东

57岁的高源身穿蓝色马甲穿梭在天安门广场,他是广场上资历最老的摄影师,大家都叫他6号摄影师,因为他的岗位在广场6号位。17岁从沈阳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天安门广场摄影师至今,他已为各地来北京的游客拍摄了60万张照片。这个十一,他走进中国教育电视台的3集纪录片《从建国门到复兴门——漫步长安街》(以下简称《漫步长安街》),为的是完成一个久违的心愿:为遗落在自己手中的几千张失联老照片寻找主人。

早年照相并不像现在能当时就取,很少有人经历了漫长的排队拍照后,还能再挤出两个小时等着取照片。游客们大都是照相后留下地址,等师傅们冲印好照片以后寄回去,这样很容易出现由于地址不详等各种原因被反复退回的照片,高源手里就有几千张。《漫步长安街》总制片人、执行总编导桂岩说,这些年,高源一直希望通过各种途径物归原主,把各自关于天安门的那份记忆领回去。几年前他还尝试使用微博寻找照片的主人,但效果并不理想,那时候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到过一次北京,就留下这一张天安门合影。这些老照片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对于当事人来说越来越珍贵。

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天安门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越建筑本身的600年历史价值。多少年里,到天安门照相是一件大事。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里都有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第一次到北京的外地游客,去天安门拍张照片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行程。

天安门是整条长安街的中心点,也是纪录片《漫步长安街》最不惜笔墨的部分之一。从历史兴衰,到文化蜕变,面积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有讲不完的故事,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关于人民大会堂的建造,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诞生,一页页历史翻过,纪录片娓娓道来,而透过高源相机的镜头望过去,则是一个穿越时代却从未缺席的百姓视角。

他是一个记录者,同时也是一个见证者。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桂岩说。

在高源印象中,改革开放初期,人员流动性不高,平均每天拍四五十张。1983年



之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照相的人越来越多,最忙的时候一天几百张近千张。胶片变成了数码,早年7毛5分钱一张,也变为6寸的每张10元,8寸的每张20元。照片上的人穿的衣服、脸上的表情也在变,一开始,大家不分男女穿的衣服都一样,基本都是单调的绿白灰,80年代以后,广场上才有了新鲜的样式和色彩。

40年里,高源先后用70多台相机记录着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表情,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天安门情结。这些年,高源在工作之外,经常要拍几张天安门前的照片自留,把这些留给后人看,就像我现在看以前的老照片。

和高源一样,收藏家闫树军对天安门也有特殊的感情。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的一个胡同里,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展示了他几十年来收藏的上万件和天安门有关的各种老物件,从钟表、瓷器、文具盒、小摆件到各种不同时代的老照片、旧海报,在大家眼里,这里就是个正经八百的天安门博物馆,收藏的是满满的时代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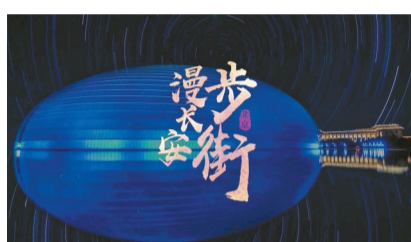
我们的《博物馆之夜》栏目做了五六年,拍遍了全国大大小小几百座博物馆,节目组在做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时,忽然有了一个创意:教育台所在的长安街,就像一座天然的博物馆。桂岩说,长安街从最东头建国门的观象台,到最西头复兴门的金融街,横跨了中国历史纵轴的一条时间线,而位于长安街两侧的,也恰恰是中国最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建筑,它们就是长安街

这座天然博物馆里最宝贵的藏品,是镇馆之宝,每一座都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距离天安门不到两公里的西长安街11号,也是长安街上一个承载着太多时代记忆的所在,这里记载着的是中国人的通讯历史。北京电报大楼高73.37米,作为新中国第一座最新式的电报大楼,落成于1958年。如今长安街商业楼宇林立,一片繁华,这座苏式建筑沧桑尽显,只有那依旧悠扬的钟声还在传递着当年的霸气。

拍摄中,《漫步长安街》摄制组对这座老古董,曾经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焦急的人们冲向电报大楼,两三天里发往唐山的电报猛增到上万封,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新中国电报最鼎盛时期,繁忙时,月电报发送量达到300万份。今天习以为常的电话粥,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7分钱一个字的电报费,催生的是精练至极的电报文体,亲情、友情、爱情经常被浓缩成平安、勿念4个字,而当“辏”字出现在电报里,就有了密码一样的特殊含义,那是在告诉对方家里添男丁了。

2017年6月15日,电报大楼正式停业,它标志着中国电报时代的最终落幕。可是在长话大楼营业大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摄制组却有了新的发现。电报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它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大家都没想到电报大楼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可以发电报的窗口,这是一段特别温馨的回忆。桂岩说。



扫一扫看视频

以前,电报种类特别多,有鲜花电报,礼仪电报,还有加急电报,现在都没有了,我们这里只有普通电报这一种。来这里发电报,大多都是怀旧来的。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刘大姐说,现在发电报,一个字1毛4,60年时间,涨了7分钱,老式的电报机也改成了电脑,唯一不变的,还是会根据顾客的要求,用报代码发电报,可能在别人看来,我这里是冷清清的窗口,其实,这里从不少温暖。今天,只要还有一个人来发电报,就说明还有人想着它,念着它。也许10年、20年后不会再有人来这里发电报了,正因如此,今天这个窗口的存在,才让我觉得越发的珍贵。

电报大楼所在的西单地区,从来都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西单路口东北侧的文化广场,如今是长安街上唯一的大型绿地

广场,而如果将时光倒回30年前,这里可是全北京最时尚的潮流圣地,特别特市场、西单劝业场、百花市场,还有民族大世界,它们在当年全国闻名,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北京第一批摆摊的个体户和万元户,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年代,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如今,关于这片土地关于他们的故事,已经定格在西单商业文化博物馆里。

如果说中轴线是北京城的脊梁,那么6.7公里的长安街就是北京城的大动脉。从皇家御道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的每一次延展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蕴藏着太多鲜活的故事。古观象台目睹的历史风云,中国海关关旗经历的5次更改,中国社科院由贡院变身的传奇,王府井百货大楼传颂的张秉贵故事,北京饭店历经的百年沧桑,金融街完成的地缘的沿革与传承,尽管有着《博物馆之夜》的多年积累,摄制组要做的功课还是很多。18个月时间里,从建国门桥一路向西到复兴门桥,《漫步长安街》一路寻找着这条街上600年岁月的痕迹。

在民族文化宫,56岁的苏春熙分享了她40年前的一段故事。作为新中国首批出现在人民币上的少数民族人选,直到今天,大家仍然习惯性地叫她人民币女孩。

在1980年发行的第四版人民币的贰角钱上,有一对引人注目的姐妹花,她们穿戴民族服饰,年轻靓丽。右侧的就是苏春熙,她出身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土生土长的朝鲜族人。

197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100多名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选拔的少数民族青年来到北京参加培训,负责民族文化宫少数民族展览的讲解工作。刚刚高中毕业的苏春熙作为吉林省讲解员来到北京,就是那次机会,决定了几年后的青春被定格在人民币上,命运也从此改变。

从中国海关的权力回归,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颁布,天安门广场经历的数次大规模改造等各种国家重大事件,到看升旗、发电报,逛王府井西单享受小吃这些个体回忆,每个人都能在长安街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记忆。桂岩说。

在长安街上,不光每个建筑都能带来一段有滋有味的回忆,就连那个跑了一个多甲子、被北京人亲热地称为大1路的公交车,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承载着数不清的故事,因为途经王府井,路过天安门,看得见中南海,穿行在东西长安街,看得见,也因此有了国门第一路的美誉。据说北京公交车每更换一种新车型,都会从大1路开始,从挂斗的,到加长的,三门的,再到今天炫酷的纯电动仿生汽车,伴随着大1路车型的鸟枪换炮,600岁的长安街也在发生着和时代同步的变化,古老并年轻着。

当一个文学奖项所包含的文学价值与理想主义想象,不足以激发公众热情的时候,那不是诺奖的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问题。

韩浩月

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露易丝·格丽克,她是继鲍勃·迪伦之后,本世纪第二位获得诺奖的诗人,也是第16位女性获奖者,这两个数字,为格丽克获奖,增添了一些额外的话题。虽然对它的解读,往往也会因为各种或具体或宏大的推测而越跑越偏。

获奖理由,是人们除了对获奖者本身之外,最为关注的诺奖构成,格丽克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她毋庸置疑的诗意之声,以朴素之美让个体性的生存具有普世意义。有人对这句话进行了多次翻译,但结果仍然是无法从逻辑上彻底搞清楚它在说什么。

翻译的障碍或者尴尬,不仅体现在获奖理由上,在趁热读了一些格丽克的诗歌作品后,不少人对诺奖的眼光提出了怀疑,怀疑的中心是,格丽克的诗作词句简陋,意象也不丰沛,读上去干巴巴的,似乎与诺奖并不匹配,起码与中国读者心目中的诗歌印象不太吻合。包括被引用最多的那句,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也有网友觉得这不过是句子的分行。

这或与诗是不可翻译的,有关。格丽克的生活年代与生活环境,她的童年成长、文化背景与阅读审美等,都是有点典型性的,再加上过于注重描写省略、秘而不宣、暗示、雄辩与从容的沉默,缺少一些与大众读者之间的交流,所以她的诗被形容成个人化的喃喃自语是有理由的。

但与此矛盾的是,艾米莉·狄金森、茨维塔耶娃等在中国受欢迎的女诗人,作品虽然也经受了翻译的损耗,但仍然能够让读者感受到精彩与震撼,所以,作为美国桂冠诗人的格丽克,为什么没法被中国读者所广泛接受,或就此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只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格丽克的诗歌价值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只是没法做到拥有更多外国粉丝而已。

把本届文学奖授予诗人,是否意味着当代世界小说叙事的失败?这个命题其实并没讨论的价值,因为诗歌获奖本身也没获得一片喝彩。科学的发展永远是向前且没有尽头的,但文学却可以停滯、倒退的,对于文学,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家与作品戴上桂冠,比如这次获奖的假若是米兰·昆德拉,激起的文学记忆与舆论反响自然会不一样,但诺奖要是每届都能如人们所愿也就不是诺奖了。

诺奖错过了许多本该诞生的伟大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博尔赫斯、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这个名单列出来很长,加在一起的分量,甚至有可能超过已获奖的总和,这说明诺奖既是世界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但又代表不了世界文学的全部,它的被神化、被政治化、阴谋化,共同合成了这样一种过度解读,面对外界声音始终保持沉默,这使得诺奖一直保持神秘的同时也保持着高关注度。

格丽克的热度在社交媒体上只保持了半天的时间,过了获奖当天那个夜晚之后,讨论的声音就很少了,某购书网站的负责人在朋友圈发出了这样的哀叹:诗歌不动销。这次的诺奖结果,让造成商机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商机是诺奖活力的一个具体体现。

格丽克的热度之所以下降得这么快,还是在于功利化、世俗化的评价居多,当一个文学奖项所包含的文学价值与理想主义想象,不足以激发公众热情的时候,那不是诺奖的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问题。

## 人物

# 《夺冠》导演陈可辛:很幸运拍这部电影,没留下任何遗憾

每个导演的戏就代表了他的人,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巴大战,这中间40年历程,诠释了十几位女排人历经沉浮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传奇经历。

看到中国人对中国排球尤其是看女排的疯狂、赢球之后的振奋,就是远远超出了排球,甚至是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谈到拍摄《夺冠》的缘故,陈可辛表示,希望找一些和中国观众更有关联的东西,能带动观众的情绪,同时也能够在情绪之下找到一些人物更接地气的东西。

从1979年写到2016年,三十年的跨度,从女排的故事看整个中国的背景。

整个戏的核心就是女排精神,80年代的女排到现在女排的传承,80年代为什么会赢,现在怎么再去赢,中国的改变在哪儿,这是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里面包含了不同年代的价值观念,观众可以跟小孩、父母、爷爷奶奶一起重温这几十年的变化。

陈可辛坦言,无论是电影中饰演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队员的那一批演员,还是现役中国女排队员的本色出现,都令他喜出望外。她们都不是在演戏,就是把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镜头抓她们最好的表演瞬间。

中青报 中青网:《夺冠》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可辛:中国女排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拍摄《夺冠》使我能够从女排的故事入手,以小见大地看到整个背景,再把这个背景从整个改革开放、80年代初到现在,都拍出来。以前也反复试拍跨时代的戏,但这次应该是最全面的一次性地去表达这几十年的变化。

中青报 中青网:评价一下主演巩俐的表现?为何选择她来饰演郎平?

陈可辛:巩俐比我想象更好,我觉得她站在那儿就行了,真的不用太担心怎么样使得观众忘了她是巩俐,进戏了,你就忘了她是巩俐。

跟巩俐的合作其实想了很多年,以前也聊过一次,但是一直没真正合作上。这次很幸运,她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我也一直跟她说,其实她只要站在那儿,她就有那种很强势的气场,很倔强的眼神,就是郎平。她在电影圈里面跟郎平在体育圈里面有同等的地位,她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基本上除了她,真的想不到还能去找别人演这个角色。

拍到巩俐跟所有现役女排运动员一起的戏,现役女排队员们都很高。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讨论出了一套方案,包括有些时候可能把巩俐垫高一点,或者是借位。但在拍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巩俐的气势能把她们(现役女排队员)压住,一个是她进入郎平的角色有一段了,现在女排们一进来就默认她是郎平指导,在表演上巩俐也能带领她们。所以,看电影观众们

不会觉得巩俐个子特别小,女排姑娘们的气场也不会影响到她的气场。

中青报 中青网:让郎平的女儿白浪饰演青年郎平,出于什么考虑?陈可辛:一直找不到适合演青年郎平的人。最后看到郎平女儿白浪的照片,而且她也是打排球的。聊了快半年,最后我们找了一个中戏的表演老师飞过去,大概两周之后发了视频过来,她自己一个人对着镜头演,演完之后情感都出来了,白浪还哭了,感动到我们都哭了。我完全惊呆了,从那个时候就定了白浪演郎平。

中青报 中青网:对《夺冠》目前的市场反馈,是否满意?

陈可辛:电影是比较被动的艺术,我也不能说拍得怎么样怎么样,它是需要观众和市场去验证的。我们尽力了,创作上和制作上的过程,我都很满意。我们已经很幸运去拍这样一个电影,在过程中做了很多对的决定,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但是市场怎么样去回馈,是市场主导的事情,我们也要接受。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要不留遗憾地去完成了,这就是最好的。

昆 remix 的折子戏,是不是该叫甬剧也疯狂,我看行!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 非遗

# 甬剧也疯狂,电音说唱沉浸式

院公布的四批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曲艺类项目占127个。

电音、说唱、甬剧,在那一夜,绝对融入了老外滩的现代生活。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甬剧,是用浙江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音乐声腔属于滩簧。和京剧、昆曲、越剧等剧种相比,甬剧是年轻的,1938年后才被正式命名,擅长演出西装旗袍的现代戏;甬剧也是小剧种,全国专业表演团体仅有宁波市甬剧团一家。

贺磊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从小喜欢的是表演,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宁波市文艺学校学习甬剧,在此之前对甬剧的了解也仅仅是听过。贺磊坦言:喜欢地方戏曲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就算是本地年轻人,也更喜欢其他流行文化,对戏曲并没有太多关注。

毕业后,贺磊成为宁波市甬剧团的一名演员,在剧团日常演出的同时,年轻人有一点新想法。那是2017年,那一年后来被称为说唱元年,伴随着说唱综艺节目的热播,说唱正从小众走向流行。

贺磊的好友叶匡衡,也是一个正宗宁波小伙子,小时候听过甬剧,长大后成了一名独立音乐人。电子音乐、说唱是全世界流行音乐的一个浪潮,我突发奇想,把最潮流的音乐跟最本土的地方戏曲做结合,会不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叶匡衡说,其实除了甬剧,其他剧种也有与流行音乐的跨界合作。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尝试,让更多人了解宁波这样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有很传统的戏曲。

贺磊和叶匡衡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这一出电音说唱甬剧《新拔兰花》。创意能灵光乍现,创作过程却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要选定合适的甬剧选段,对它的改编方向作出精准的定位,包括速度、风格等;然后,制作出第一版电音编曲和说唱小样,找民乐老师进行民乐部分的编配以及录音;最后,歌手录音,做后期,出成品。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在技术上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最困难的是在审美上,选择哪一段甬剧是非常重要的。叶匡衡说,我们最终得出结论,想要有

新旧的碰撞,就得新的足够新、旧的足够旧,也就是说,选段的味道越古越好。最终,《拔兰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这恰好也是甬剧中非常著名、极具代表性的一个选段。

创作完成后,《新拔兰花》在2017年宁波文化周的现场首秀。当音乐响起,伴随甬剧的第一声唱腔,现场就沸腾了,大家从没见过甬剧还能如此碰撞呈现。

《新拔兰花》横空出世并迅速出圈后,贺磊母校的师弟师妹们,天天都在学校循环播放,很快,这首说唱甬剧频繁出现在宁波文艺学校的各大校内演出上。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开始到学校学甬剧,未必有多么热爱,但《新拔兰花》可能让他们看到了甬剧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他们相信自己学的传统艺术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文化需求的。叶匡衡说。

后来,宁波市甬剧团赴韩国交流演出,也表演了《新拔兰花》。听不懂中文、更听不懂甬剧的韩国观众,听到说唱甬剧,居然同样high爆。人们固有印象中正襟危坐的传统文化交流,变成了一场派对,什么



北社 摄

叫艺术无国界,大概就是这样。再后来,叶匡衡又和著名甬剧演员王锦文合作了一首《到底宁波吸引你什么》,风格上继承了《新拔兰花》的模式,说唱的戏份更多了一些。有了第一首,就有了第二首,今年我打算继续尝试电音与甬剧的结合。电音本身随着时间一直在发展,之前做的这两首甬剧电音说唱,音乐风格也是不一样的,希望第三首新的作品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叶匡衡说。《新拔兰花》这样唱:昆 remix 的折子戏,是不是该叫甬剧也疯狂,我看行!电音说唱沉浸式甬剧,我看也行!